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

存與著

二伯辭第四

桓公業霸據時之先司馬九法軌跡易遵聖教貞一王澤尙存
管仲相之君臣同志內治五年立功立事北杏擬可陽穀麋至
甯母首止卻姦尊義其來徐徐不以兵車五禁壹明束牲載書
葵邱盛矣鎮其薨矣難萃易渙人心靈矣木瓜永好追思不忘
雖曰薄德賴此一匡齊桓盟會一伐衛偏戰召陵大陳節制之
師中外悉順旄邱諷衛褰裳賦鄭危邦闇君人思揆正小雅旣
廢征伐遂缺甫田戒荒遠畧抑末傷財害民幸有節也因於金
車正不譎也齊桓侵伐二經營二十餘歲中國諸侯擬議觀望

意未決也存三亡國而天下咸諭乎桓公之志再爲義王克盡
臣節修禮諸侯官受方物魯人至今以爲美談猶望高子則修
春秋之時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非以文武成康之世近周禮
無恙故邢雖曰未粹苗莠粟粃晉文儼焉則不算矣齊桓救患
存亡國三入國二載教民三則期歲之間定霸已亟待時乘勢
易如反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天子在焉敢勿奔走考其武畧
合三強國東西究海搏心一力得臣自敗儼然馮軾微晉公子
魯衛曹鄭懿親上邦惟楚是聽盟于召陵中原益病意念深矣
我退楚還臨事而懼謀必萬全元帥尙德克亂在權子行三軍
必將與焉八曹圍許慙於桓公原卻狐趙豈敬仲朋狼狐好兵
累世以彊誅之曰文乃在彤弓晉文侵伐戰圍四再致天子日

不繫月彼壯在輓貞下乃吉儀容辭令恭讓知節王官莅盟書
載八國越在外服各復舊職惜也孔艱徵會于溫疑衛弟昆構
衛君臣陽正厥罪陰偏其疆圃田北境東割戚匡坐使陪臣盟
于翟泉乾衣坤裳惟其倒顛諸侯力正晉文始焉大夫擅命伊
誰之愆貶而稱人告于萬年晉文盟會五

齊桓盟會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莊公十有六年

未有言同盟者其言同盟于幽何齊桓自是爲諸侯正也諸
侯之載辭自齊命之矣齊主命則其言同盟何奪其爲正之
辭也若曰幸無異辭者爾曷爲奪之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

主諸侯命也屬有長連有帥倅有正州有伯輻輳並進歸命
天子王者之政也連數州之伯正長帥端拱揖讓而聽命於
一侯則三王之罪人也主命於是始故奪之則何以不書公
聖人以同於此盟者皆大惡也蓋自是禮樂征伐終自諸侯
出天下且見爲當然而相率以安之矣雖然舍二幽之盟盡
齊桓晉文之事卒無有更言同盟者二公以奉天王之心而
爲之辭尙猶有順之實焉晉趙盾爲新城之盟春秋于是三
言同盟而政始自大夫出矣舉公曰諸侯終以趙盾誅趙盾
之爲諸侯正也日于下以謹之使若不主於晉者然趙盾非
首惡哉前此有事後此有事未有書滑伯者書滑伯罪其爲
天子大夫而同外諸侯也王畿于是乎日削矣滕子不常見

于桓之會小國視滕者不書而書滕子哀其爲庶方小侯旣共命于州之大國而又奔命于他州之強國也小國之民于是乎不堪命矣則皆主乎爲是盟者之罪而受王命承王官上不能尊主下不能庇民皆不得以無罪春秋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告之萬世也其誰知之蓋亦弗思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莊公二十七年

同盟大惡也及是再書而公不諱何惡惡者疾始其餘以實事錄視此者爲同盟乎自參以上莫非主命之辭也則莫非同盟也曷爲志桓之同盟至於再則已難乎其同之也主諸侯之命有正諸侯之心未有長諸侯之功則不足以同之也名生于不足稱乎伯事不言同矣近乎王事不言盟矣降鄫

滅遂比也功未足以掩其罪也存三亡國而陽穀之會不言盟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僖公十年有六年

曷言乎邢侯淮徐州川也邢冀州國也以桓之用諸侯爲無節矣傷財害民國以危亡隨其後南仲之法廢吉甫方叔不可得見耗矣患難徧也施難報也宰周公知之

齊桓侵伐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公十年

伐山戎言齊人此曷言乎齊侯危之也北戎其幾敵矣其言許男何豫州之國也而伐乎北戎閔許男也

齊師曹師伐厲

僖公十有五年

厲微國也以齊伐之則何以書遠也勤遠畧者至是窮矣何言乎曹師閔曹也北師在邢南師在厲小國不堪任命矣雖有他國不錄錄曹師甚閔之之辭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僖公十有七年

何言乎齊人徐人伐英氏遠國也玩無震矣徐不與楚同稱人曷爲與齊同稱人齊將卑師少而人之進徐以偶之因乎徐人也君子終以齊桓爲節制之師伐山戎不言燕人齊侯親之也齊侯在是則不言因燕人矣愛齊侯乎山戎是以人之

晉文盟會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
夏六月會主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見天子辭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一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諸夏辭第五

建牧立監國域州殊上繫天子爲下綴旒國之東遷壞散保伍
十二諸侯於是焉數春秋本魯以推諸夏東方庶侯齊近且大
於衛爲睦宋鄭陳蔡錄晉自僖聖心不怡尹我一州微國柔之
在邦域中實維附庸近說遠來原始要終齊伯主會屢摯曹許
大夫支政小侯廼敘桓公陽穀末言之爾莊僖小伯豈鮮賓從
案經所書此則特盟離不言會善惡微矣謹而錄之其有指矣
臯鼫識散梓曰自雄龍令受命悲乎撫膺兩兩比耦落落曙星
特盟會一及期曰會不及期曰如會先期曰遇苟不期焉地無

常所焉得告命而志諸策書乎志不相得不請先相見先請壹
似要之者必期以地否則諸侯而爲匹夫行也安得曰禮禮不
備有事焉而不書貴諸夏也不然杞何貶乎僖公以終春秋不
復志遇聚言會散言次則已文曰敝政日繁大夫專諸侯佻遇
二書遇以戒書次以慎因其憚之告以慎之因其亟之告以戒
之愛諸夏之爲人君者也一國之安危在此一人此天子不怒
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次三其惡未成其志可誅在楚克息非
人類也紀人知之事已行矣已行未得此實大惡曾諸夏而至
此極乎不再見也如四交鄰有道保其國保其國者保其民天
子設州伯凡州之國國之民皆其職也亳城北之載辭曰無蘊
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畧具

矣不然冠帶之倫安有寧宇哉此非一州之伯能專之兩州之伯實同之者也不相命得乎齊侯衛侯皆州伯也近正亦罕矣
晉命五特曰讓事參曰成事三則善惡大矣諸夏外也吾君或在焉不敘而主之不必主也外內之辨也善惡皆主會者爲之
參盟會六晉爲天下強國久矣包周室偪鄭衛聖人不至其國
成公之篇則狄之惡其犯令陵正甚杜之也宣公之篇合諸侯
黜莫頻於成襄之篇君在而重已在大夫亂天下之大防者晉
也諸侯以晉爲正實以力爲正自時厥後苟有力其從之何知
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其機在此此謂大惡錄之以諸夏輔
京師之道責之合諸侯七諸侯之大夫不攝君聽命於會可列
於會不可有三而已專也甚者亂窮諸賊誰實使之主會者責

也其君焉在大夫與會八諸侯多在晉大夫一人會斯人也稱
斯師焉盾猶知爲人臣乎大夫五人荀偃主兵鄭伯親之率之
乎從之乎伯子男與人臣夷乎諸侯會大夫師九歆必稱名君
乎臣乎雞澤疑矣溴梁擅矣盟者不義逃者義矣諸侯在大夫
盟十清邱貶其人同盟重人雖甚輕必重貶之新城一大夫也
清邱囚大夫也舍是大夫雖衆不言同盟矣趙盾重矣慎毋忽
此清邱之大夫也自是而大夫之會接跡於成襄昭之篇而晉
大夫以畔告矣大夫會十一版尹王官之守也示權中國侯伯
不得專焉虎牢不繫鄭知其所以乎大夫無遂事乃城虎牢乎
城楚邱不與諸侯專封城淳于與大夫專封乎不以楚邱緣陵
先邑之不以遷夷儀原本之曰杞也先王封國也城之云爾豈

曰封之嘻甚矣城成周亦大夫爲之而諸侯替矣大夫會城十
二諸侯執則名名則絕則執之者絕執之不名則執之者不絕
歸而後名以絕之歸之不名竟無罪也執之者不人本有罪也
曹伯以有罪爲無罪公子喜時使之於公孫會見之執不言歸
執亦不名人其執之者以爲暴小寡也亦自絕矣歸于京師善
歸之于京師不善天王在是執諸天子之側而歸之于京師欺
人乎欺天平昇宋人宋人不免焉以歸晉人絕矣執諸侯十三
詹之執不書以逃來書逃義曰逃執者義也義則不書執以逃
書乎以逃來書乎逃賤乎賤矣來且不書也魯國幾亡以此賤
乎賤之人然後以逃來書也逃來之言言之痛矣執大夫非我
人皆不言其歸伯執而不可曰討古之人討不然也彼執行人

力正也桓惡亦大乎內齊桓也大惡諱小惡書大夫專執大夫
且執諸天子之側唐叔之後不爲家人矣乎執大夫十四玉帛
使終始一辭兵革使始微之漸著之將卑非卑春秋之初大夫
卑也將尊何尊春秋之中大夫張也師少稱人師衆稱師惡其
君也稱某帥師危其師惡其臣也稱將不稱帥師歸惡於將也
不稱君使之將不中御也師喪於外邦亂於內不擇故也君將
不言帥師重君輕師乎惡則惡重功亦功重吾見其惡矣未見
其功也免師之罪辭也受王嘉師兵死痛矣乃以不義死乎猶
忍罪其不死者乎而其君不容於堯舜之世矣侵伐十五多其
力者多其惡師未加於敵民已殘矣出不正反不忍爲也勸人
乎哉彊人乎哉附和人乎哉不得已而隨人乎哉孟子曰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君與國政慙自處於人役而役人者於是乎多其力矣孰知其惡積而不可掩乎不患其心之不仁也患其衆之不足從之不多也會侵伐十六救必善之偕衆善也獨往善也君行君善大夫行善在君晉悼三善圍彭城謂之義救陳蕭魚謂之仁不善則惡無中立也戊救十七卒葬之指煩煩如繁諸乎公羊奧且明矣不可不學穀梁左邱旼乎瞽哉舍禮服則失本舍春秋則拂經諸侯卒葬十八古人以背殯爲大惡短喪次焉未葬未踰年君十九世子攝其君禮也未誓繼子男不改也光俄長於滕烏乎可矣世子二十諸侯臣其昆弟母弟母兄恩篤矣妾母必不可夫人也子必不可不親其母而事之也天性也至誠經綸人倫察焉母弟母兄二十一世子奔而